

中国儿童文学新典·中学生卷

告诉你

梅子涵 主编

我不漂亮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中国儿童文学新典



中学生卷

告诉你我不漂亮

主编 梅子涵

协编 萧萍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主编序言

我们把这些很好的故事编起来送给你，
因为我们想到，阅读着文学长大的生命会有
诗意。文学在这个世界是铺天盖地的，但这些
故事是专门为你而写。

它们的灵感别出心裁

它们的风格千姿百态

它们的叙述幽默风趣

它们的语言生动精彩

你们的生活会因它们的相伴又多出轻松
和愉快

你们的书架会因它们的站立又多出风景
和美丽

好好保存它们

还没等你们完全长大

它们就已经属于上个世纪的故事

二十一世纪要到了

二十世纪的故事能在二十一世纪帮助你

——这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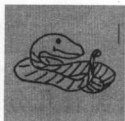
目 录

泥鳅·····	曹文轩	1
想见米男·····	秦文君	17
敏感季节·····	殷健灵	30
男人老狗·····	黄虹坚	33
拾穗的母亲·····	郑望春	41
田野之歌·····	桂文亚	43
大自然的诗·····	东 达	51
油纸伞·····	彭学军	55
冬天的雪·····	殷 杉	65
笔记本上的螺旋·····	简 平	68
狗房子·····	车培晶	75
外婆的大海·····	徐 鲁	88
等待风琴·····	张 洁	97
风景·····	章建华	101

乘飞伞的男孩	钱叶用	102
挚诚小语	钱万成	105
那事	谢 华	110
童话	周百黎	118
长辫子蝴蝶结	萧 萍	121
陈一言和谭子的平常夏天	常新港	130
天天天蓝	雨 君	140
放飞前	钟代华	144
小说二题	曾小春	146
盲琴	老 臣	157
女孩子的歌	刘姝妹	171
林东的故事	梅子涵	175

泥 鳅

□ 曹文轩



这地方抓泥鳅的手段很特别：将芦苇竿截成两尺多长，中间拴一根线，线的一头再拴一根不足一厘米长的细竹枝，那细竹枝只有针那么粗细，两头被剪子修得尖尖的，叫“芒”，往剪开的鸭毛管中一插，穿上四分之一根蚯蚓，然后往水中一插，觅食的泥鳅见了蚯蚓张嘴就是一口，哪知一用劲吞咽，芒戳破蚯蚓，在它嗓眼里横过来，它咽不下吐不出地被拴住了，然后可怜地翻腾挣扎了几个小水花，便无可奈何地不再动弹了。

这地方上的人称这玩意儿为“卡”。

傍晚插卡，一清早收卡。

十斤子和三柳各有二百根卡。

一年里头能插卡的时间也就三十来天，在冬末春初。过了这段时间，水田都放了水，让太阳烘晒，准备种庄稼了。即使仍有贮水的地方，泥鳅有了种种活食，也不再一见蚯蚓就不假思索地贪婪吞吃了。

这里的冬末春初的田野，别有一番景致：到处是水田，水汪汪的一片，微风一来，水面皱起一道道细细的水纹，一道赶一道，往远处去，那水分明有了细弱的生命；风再大一些，田野上便会四下里发出一种水波撞击田埂的水音，柔软的，温和的，絮语样的，田野也

便不再那么无聊和寂寞；中午若有一派好阳光一把一把洒下来，水面上便广泛地弹跳起细碎的金光，把世界搞得很迷人，很富贵。

十斤子和三柳对这样的田野很投入，有事无事总爱在田野上转悠、疯跑，或坐在田埂上犯傻、琢磨、乱想、编织荒唐的故事。若太阳暖和，便直条条地躺在松软的田埂上，那时耳畔的水声变得宏大起来，让人动心，让人迷惑不解。阳光、泥土、水、老草和新芽的气味融和一起，好闻得很。

当然，最使他们投入的，还是因为这一片片水田里有让人心儿一蹦一蹦的泥鳅。

但，这两个家伙似乎很隔膜。

十斤子的身体像榆树一样结实，细短的眼缝里，总含有几分“阴谋诡计”，平素风里土里地滚，又不喜清洗，黑皮肤便更黑，太阳一晒，如同紧绷绷的牛皮。他常用那对不怀好意的眼睛去瞟、去瞥、去盯那个三柳。

性情怯懦的三柳抵不住这种目光，便低下头去，或远远地避开他。

今天他们来得太早了点，太阳还老高。两人都知道，早插卡不好，会被一种只要有阳光就要四处活动的小鱼慢慢将芒上的蚯蚓吸了去，便把卡放在田埂上，等太阳落。

田野尽头，有几只鹤悠闲地飞，悠闲地立在浅水中觅食。

十斤子觉得瘦长的三柳，长得很像那些古怪的鹤。当他在等待日落的无聊中，发现三柳与鹤有这一相似之处时，不禁无聊地笑了。

三柳觉得十斤子肯定是在笑他，便有点不自在，长腿长胳膊放哪儿都不合适。

太阳落得熬人，十斤子和三柳便一人占一条田埂躺下来。

天很空大，田野很疏旷，无限的静寂中似乎只有他们两个。

可是十斤子却还容不下三柳。他对三柳插卡本能地排斥。没有三柳，这眼前的水田全是他十斤子的；他爱往哪儿插卡就往哪儿插，今日在这块田插，明日就到那块田插，是无边无际地自由的。

十斤子又很有点瞧不上三柳：知道往哪块田插卡吗？知道在大风天怎么插卡吗？……你也会插卡？！

三柳从十斤子的目光中看出什么来了，很是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了十斤子。十斤子先到，可以不顾三柳，只管随便挑块田插，而三柳先到，却总要等十斤子先下田，尔后自己才下田。

三柳是个微不足道的孤儿，连间房子也没有，住在久废不用的砖窑洞里。人们似乎有理由不在意他。

三柳也很知趣。

太阳终于沉没了，暮鸦从田野上飞起，鼓噪着，往村后的林子里去了。

十斤子用绳兜子提着卡，来来回回地选择了半天，也未选定一块田。三柳今天有点心急，想：你就慢慢选吧，反正这块田你不会要的，今天就不等你了。想着，便第一回抢在十斤子的头里下了地。

十斤子心里很不得劲，跳进一块田就插，本来每隔五步就可插一根，他不，两条腿不停往前蹚，将水弄得“哗啦啦”响，身后翻起一条白练来，十多步下去了，才又插一根。傍晚的田野很静，天空下只有十斤子喧闹的涉水声。

三柳刚插了一行，十斤子已插了一块田。

三柳的卡还有一半未插，所有的水田就已被十斤子插完了。十斤子爬上田埂，将空绳兜往腰里一系，在昏沉的天色里，朝三柳诡谲地一笑，一蹦三尺、仰天胡叫地回家了。

三柳站在水田里愣了老一阵，只好将剩下的卡补插在自己已插了卡的田里，那田里就密匝匝地到处是卡了。

第二天早晨天才蒙蒙亮，十斤子和三柳就下田收卡了。一人提一只水桶，若卡上有泥鳅，便抡圆了，将线绕回芦苇竿上，然后往桶边上那么很有节奏地一磕，泥鳅就被震落在水桶里。十斤子故意将芦苇竿在桶边磕得特别响，并且不时地将并没挂上泥鳅的芦苇竿也往桶边使劲磕。

而远远的三柳那边，半天才会响起一种微弱的敲击声。

十斤子心里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快乐，便在寂寥的晨野上，用一种故意扭曲、颤抖的声音叫唱起来：

“新娘子，白鼻子，尿尿尿到屋脊子……”

天便在他的叫唱中完全地明亮了。

初春的早晨，水田里还很冷，三柳收罢卡，拎着水桶，缩着脖子，哆哆嗦嗦地往前走。

“三柳！”十斤子叫道。

三柳站住了。

十斤子走上前来，打量着耸着肩胛、两腿摇晃的三柳，越发觉得他像只鹤。

“我要走了。”三柳说。

十斤子把自己的水桶故意挨放在三柳的水桶旁。他的桶里，那些金黄色的泥鳅足有四五斤重。而三柳的桶里稀稀拉拉十几条泥鳅，连桶底都未盖住。

“哟，真不少！”十斤子讥讽地一笑。

三柳并没有注意到十斤子的嘲讽，只是抬头朝远处的那棵大柳树下望去——

树下站着蔓。

“你在看谁？”

“……”

“她好像在等人。”

“在等我。”

“等你？”

“……”三柳提起水桶往前走，将背冲着刚露出地面的太阳，个儿越发地瘦长，像一晃一晃的麻杆儿。

随着太阳的上升，大柳树下的蔓变得鲜明起来，人在百步以外都似乎能感到她那对明亮动人的黑眸。

十斤子呆呆地，像只痴鸡。

二

蔓是从二百里外的芦苇荡嫁到这儿来的，才结婚半年，丈夫在雨中放鸭，被雷劈死在稻地里。

人们便用怯生生、阴沉沉的目光看蔓。

蔓长得很有几分样子，全然不像乡野间生长起来的。她走起路来，脚步很轻盈，腰肢扭动着，但一点不过分，恰到好处；眼睛总爱眯缝着，像一只猫受到了阳光的刺激，可一旦睁大了，就显得又黑又亮；说话带着西边的口音，很清纯，软款款地很入耳，这大概是因为在水边长大的缘故。

蔓站在大柳树下。其实，这些天，这个时候，她总站在那儿，只不过十斤子没有注意到罢了。

蔓穿一件蓝布褂儿，头上戴着一朵白花。她的脸色在朝晖中显得很红润。她把嫩葱一样的手指交叉着，很自然地放在腹前。她宁静地微笑着，脸上全无一丝愁容。丈夫的死似乎在她身上、心上皆没有留下痕迹。

在她身后有十几只鸭，一律是白色的。丈夫死后，她把那些杂色的鸭全卖了，却留下这十几只白鸭。她喜欢这样颜色的鸭。鸭们

很干净，洁白如雪，如云，如羊脂。一只只都是金红色的蹼、淡黄色的嘴，眼睛黑得像一团墨点。鸭们很乖，不远不近地跟着她，呱呱呱地叫。有几只鸭为抢一根蚯蚓在追逐。她便回过头去责备它们：“闹煞啦！”

每天，她都从三柳手中接过水桶，然后把鸭交给三柳，她去小镇上代三柳把泥鳅卖了。她总能卖好价钱。这些钱依三柳的意思，要拿出一半来给她作油盐酱醋的费用。她也不硬推辞，笑笑，只回去很少一些，其余皆放入一个瓦罐里替三柳存着。

三柳哭丧着脸走到她跟前。

她眉叶儿一弯，笑笑。

三柳将特别小的几条泥鳅挑出，扔给鸭们，鸭们都已吃惯了，一见三柳放下水桶就会围过来，见着泥鳅就抢，就夺，就叼着到处乱钻，欢腾得很。

“总能卖几个钱的。”蔓说，“你赶鸭走吧，院门没关，早饭在锅里，洗了腿上的泥，鞋在篱笆上挂着，蚯蚓我已挖了，在那只小黑陶罐里。”说罢，将水桶挎在胳膊上，往小镇上去了。

她的背影真好看，路也走得好。看。

三柳望了望，便赶着鸭们上了小路。此时的三柳一扫丧气，心情很快活，十四五岁少年的那份天真、淘气和快乐，又都从这瘦弱的身体里钻了出来。他随手捡了根树枝，将它想象成枪，想象成马，想象成指挥棒，一路赶着鸭，一路自玩自耍，自得其乐。走田埂，爬河堤，穿林子，很是惬意，其状像只善弹跳且又无忧无虑的兔子。

常常压抑，常常郁闷，常常自卑，此刻，三柳将它们都挣脱了。

此刻，三柳是一个纯粹的少年。

三柳甚至双眼一闭，忘我地打起旋转来。转呀，转呀，转得天旋地转，欲站稳不能，一头撞在一棵大树上，两眼乱溅金花，一个趔

趟，跌坐在地上。

鸭们惊得呱呱叫。

大堤上，十斤子像只青蛙往空中蹦，伸开双臂欢呼：“噉——！噉——！跌死一个，萝卜烧肉；跌死一双，萝卜烧汤！”

三柳爬起来，提了提裤子，低着头将鸭们赶到了一条偏道上……

十斤子回到家，一上午心里不痛快，到人家菜园里挖蚯蚓，挖完了连土都不平，坑坑洼洼地扔在那儿，人家主人要他平上，他却头也不回地就走。“看我下次还让你挖！”那主人指着他的后背发狠。“请我也不来！”他掉头回了一句。穿蚯蚓时，又常常不小心将那尖尖的芒戳了出来。他从心里希望此刻三柳就在他面前，他好用尖刻的话，一句一句地刺激三柳。吃了午饭，他被一种挑衅心理所驱使，来砖窑找三柳。

三柳不在。

十斤子就摸到了蔓的家。

即使初春，这里中午的太阳也有几分分量了。蔓拿了一个小木盆，把三柳叫到河边上：

“走过来呀！”

三柳脚不离地，慢慢往前蹭。

“磨蹭什么哪？”

三柳走到河边：“水凉。”

“凉什么呀，河水温乎着呢。把褂子脱了。”

“我不洗。”

“看你脏得！还不肯洗。快脱了褂子呀！”蔓抓住了三柳的胳膊，直把他拽到水边上，“脱了！”

三柳半天解一个纽扣地拖延着。

十斤子过来，就站在篱笆墙下往这边看。

“哎呀呀！”蔓放下木盆，三下两下地脱了三柳的褂子。

三柳一低头，觉得自己瘦得鸡肋一样的胸脯儿很丑，加之天凉，便缩着颈项，双臂抱住自己。

蔓打了一盆水，把三柳的手扒开，用毛巾在他身上搓擦起来。

三柳害羞了一阵，便也就不害羞了，仰起脖子，抬起胳膊，闭起眼睛，听任蔓给他洗擦，将他摆布。

蔓往三柳身上打了一遍肥皂，用毛巾擦去后，便丢了毛巾，用手在三柳的身上“咯吱咯吱”地搓擦着。

此时的三柳像一个温馨幸福的婴儿，乖乖的。

那双温热柔软的手在他的肋骨上滑动着，在他的颈项上摩挲着。

三柳觉得世界一片沉寂，只有那“咯吱咯吱”的声音在响。这声音很脆，又很柔嫩，很耐听。春日的阳光透过薄薄的半透明的眼帘，天空是金红色的。有一阵，他竟忘记了蔓在给他洗擦，觉得自己飘散到甜丝丝的空气里去了。

三柳朦朦胧胧地记得，还是四岁时，母亲把他抱到水塘里，给他这样擦洗过。母亲掉到潭里淹死后，他便再没有体味到这种温暖的洗擦了。

三柳的黑黄的肌肤上出现一道道红色，接着就是一片一片，最后，整个上身都红了。那颜色是婴儿刚脱离母体的颜色。太阳光透过洗净的汗毛孔，把热直接晒进他身体，使他感到身体在舒展，在注进力量。

蔓停止了洗擦，撩了一撩落在额上的头发，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三柳紧合的睫毛间，沁出两粒泪珠来。

蔓给他换上干净的褂子，转身去唤在河边游动的鸭们：“呷呷呷……”

那群白鸭便拍着翅膀上岸来，摇摇摆摆地跟着蔓和三柳往院子里走。

十斤子赶紧蹲了下去……

三

三柳提着卡来到田野，十斤子早坐在田埂上了。

十斤子眯起一只眼，只用一只眼斜看着三柳，嘴角的笑意味深长。

三柳的目光里仍含着胆怯和讨好。

使三柳感到奇怪的是，十斤子手里只有一只空绳兜，卡一根也不见。

太阳落下了。

三柳看了一眼十斤子。

十斤子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三柳等不得了，便卷起裤管下了田。

“喂，喂，那田里已插了我的卡了。”十斤子叫道。

三柳疑惑地望着并无芦苇竿露出来的水面。

十斤子懒洋洋地走过来，走进田里，卷起胳膊，往水田一伸，拔出一根卡来，在三柳眼前摇着：“看清楚了吗？我插了闷水卡。”

三柳只好走上田埂，走进另一块田里。

“那块田里，我也插了闷水卡！”

三柳仍疑惑地望着并无芦苇竿露出的水面。

“不信？”十斤子跳进田里，顺手从水中又拔出一根卡来，“瞧瞧，这是什么？卡！”他上了田埂，撩水将腿上的泥洗濯干净，对三柳道：“新添了一百根卡，这些田里，我都插了卡了。”

三柳望着十斤子，那眼睛在问：“我怎么办？”

十斤子随手一指：“那有那么多水渠、小沟和池塘呢！”当他从



三柳身边走过时，故意停住，用鼻子在三柳身上好好嗅了一通，“腓子味好香！”随即朝三柳眨眨眼，转身回家去了。

三柳愣了一阵，见天色已晚，只好一边生闷气，一边将卡东一根西一根地插在地头的水渠里、河边的池塘里。那些地方，泥鳅是很少的。

其实，十斤子是胡说，还有好几块田并未插卡。

第二天，三柳抢在十斤子前面插了卡，但还是留下边上两块田未插。三柳不敢太激怒了十斤子。三柳插的都是明卡。在十斤子眼里，这一根根竖着的芦苇竿，有点神气活现，像举着的胳膊在向·他示威。

“你插的？”

“我插的。”

“那两块田是给我的？”

“给你的。”

三柳的回答是坚贞不屈的，但声音却如被风吹动着的一缕细丝，微微发颤。

十斤子再也不说什么，提着卡到三柳给他留下的那两块田去了。

三柳立起，看了看他占领了的水面，带着战战兢兢的胜利，离开了田野。

身后传来十斤子的叫喝声：

“新娘子，白鼻子，尿尿尿到屋脊子……”

夜去晨来，当三柳提着水桶穿过凉丝丝的空气来到田埂时，眼前的情景却是：凡被他插了卡的田里，水都被放干了，那二百根芦苇竿瘦长瘦长，直挺挺地立在污泥上。

三柳蹲下去，泪水便顺着鼻梁滚动下来。

晨风吹过，芦苇竿发出呜呜的声响，有几根摇晃了几下，倒伏

在污泥里。

那边，十斤子在收卡，但无张狂和幸灾乐祸的情态，反而收敛住自己，不声不响。

三柳站起，突然将水桶狠劲掼向空中，那水桶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跌在田埂上，“哗啦”一声散瓣了。

三柳抹一把眼泪，猛一吸鼻涕，朝十斤子走过来，像头受伤的小牛。

十斤子第一回怕起三柳来，往田中央走。

三柳下了田，紧逼过去。离十斤子还剩七八步时，竟然“哗啦哗啦”扑过去。

十斤子放下水桶，将身子正过迎对三柳。

三柳一把勒住十斤子的衣领，样子很凶恶。

“松手！”

三柳不松。

“你松手！”

三柳反而用双手勒住。

“你真不松？”

三柳勒得更用劲。

“我再说一遍，你松手！”

三柳就是不松。

十斤子脸憋红了，伸出双手揪住三柳的头发。

两人先是纠缠，后是用力，三柳被掼倒在泥水里，但双手仍死死揪住十斤子的衣领。

十斤子往后挣扎，企图挣脱。

三柳依然死死抓住，被十斤子在泥水里拖出几米远去。

十斤子低头喘息着。